



诗里鱼味,纸上江湖

文/常宝军 图/勾建山



古诗词里游动的鱼,比江河里的更自由。它摆一摆尾,便能把水纹甩成诗行,让后人读来舌尖生波。

《诗经》先开了嗓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鲂?”一句反问,便把贵族的挑剔写活了。鲂鱼体阔肉嫩,当时得用帛换,吃一口相当于撕掉一匹衣。鲤更金贵,“鱼中公子”是也。贫苦书生钓得一条,舍不得烹,挂在柴门当“通行证”,邻里一看,便知这家要办喜事。鱼,早已超越食材,成为礼仪的标志。

在陶渊明笔下,鱼变得轻盈。“临长流,望曾城,鲂鲤跃鳞于将夕,水鸥乘和以翻飞。”鱼儿在清波间驰游,欢快地跃出水面,这一幕道出了隐居生活的闲适。肉味退到远处,只留山水景色,仿佛给喧嚣尘世泼了一盆月下凉水。

唐人生猛,把鱼推上刀锋。“脍”字登场,活鱼现杀,切片薄得能透光。杜甫在《阆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》里写“无声细下飞碎雪”,刀锋过处,鱼肉竟像飘雪一般飞落。诗人虽受招待,却频频退让:“偏劝

腹腴愧年少”,肥美的鱼腹他不敢多夹,怕折了清贫骨气。一盘鱼,吃出了身份与友情的拉锯。

另一条路,是属于隐士的鲈。西晋张翰在洛阳当官,秋风乍起,想起吴江鲈正肥,立刻挂冠而去。“人生贵得适意尔”,一句话被后人传为佳话,“莼鲈之思”也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。陆游晚年重提鲈事,却换了个吃法:不去生切,而是“鲈

肥菰脆调羹美”。他把鱼煮成羹,配新熟的荞麦做成的香饼,家常得不能再家常。同一尾鲈,在张翰心里,是逃离的旗帜;在陆游那里,则是安顿的句号。鱼味没变,变的是人心深浅。

最奢侈的,当属鲟。明初成贡,渔船半夜下网,黎明启程,三千里的水路跑死数匹快马,只为让京城达官吃到鳞下那层凝脂。于慎行写

“六月鲟鱼带雪寒”,一个“雪”字,把江南新鲜的鲟鱼,用冰雪降温保鲜,送进紫禁城的暑气里。郑板桥有诗:“江南鲜笋趁鲟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鲟鱼与时令春笋搭配,春天的滋味和鲜香气息跃然纸上。鲟鱼在不同的做法中完成阶层跌落,从御膳房来到田舍翁的青花碗,依旧滑嫩,依旧闪着银光。

最接地气的,该是苏东坡笔下的“鲂鱼”。他在汴京做官时,友人杜介在新年赠他红鲤鱼。他被贬黄州,虽俸禄微薄,却发现当地的鲂鱼十分鲜美,便在《煮鱼法》中写下自己是如何享用长江鲜鱼的。

鱼在诗里,可生、可熟、可逃、可藏,可傲然上席,也可低头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它用一身鲜美肉嫩的便利,替诗人说出“归与不归”的踌躇,说出“贵与不贵”的冷眼,也道出“淡与不淡”的自持。读罢合卷,纸页仍带潮气,仿佛宋代烟雨,正沿着诗行落进今日黄昏。舌尖并未真的尝到鱼,却先被水声灌醉,原来,滋味不必入口,自会在心头涨潮。

木匠的桥

编译/方学

老约翰和弟弟做了40年邻居,两家农场只隔着一块草坪。平日里两家好得只差穿一条裤子,同时耕种,共用农具,相互帮工,互送瓜果。可这回,为了一丁点儿小事,兄弟俩竟闹翻了天!

先是小误会,后是大分歧,最后两人吵得面红耳赤,谁也不理谁。弟弟一气之下,开着推土机在草坪上推出了一条小沟。老约翰一看,火冒三丈:“好你个臭小子,跟我划清界限是吧?看我不想办法治你!”

这天一大早,一个外乡的木匠背着工具箱来敲门,问老约翰有没有木匠活。老约翰正一肚子火没处撒,立马指着那条小沟说:“瞧见没?那是我亲弟弟,现在是我‘仇人’干的好事,在好好的草坪上推一条小沟来恶心我。瞧见我院里的那堆木

头了吗?用它们给我砌一道高高的围栏,让我再也不用瞧见他那副嘴脸!”

木匠眨眨眼,点点头:“明白了,您放心,这活儿我熟。”

老约翰说完,就赶集去了。木匠也没含糊,又是拉锯又是钉钉子,忙得满头大汗。

太阳下山时,老约翰回来了。他往河边一瞧,很是疑惑:咦?围栏呢?再定睛一看,则吃惊不已。原来,木匠没有建围栏,而是在小河沟上搭了一座小木桥。桥面平整,栏杆光滑,从老约翰家直通对岸。

老约翰还没回过神来,弟弟迎面走了过来,脸红到了耳朵根,一把拉住老约翰的手:“哥……先前是我不对,没想到你还愿意搭桥……”

老约翰鼻子一酸,握紧了弟弟的手。累积了数周的怨气,随着两人的拥抱,全都随水流走了。

他俩想一起谢谢木匠,却发现那老师傅已经背起工具箱,往大路上走了。

“别走!我这里还有好多木工活呢!”老约翰赶忙喊道。

木匠回头一笑,摆摆手:“活是干不完的!这世上,等着我搭的‘桥’还多着呢!”

到底谁上学?

编译/马骊

奶奶是第一个从窗户看见孙子沃尔卡的,她一下子紧张起来:“你们快来看,沃尔卡不高兴了。”

全家人从各个角落来到窗前,紧紧盯着沃尔卡的一举一动。只见他把书包抛来抛去,差点失手,好像要把书包里的课本、练习册和成绩单统统抛向云端。

“这不是个好兆头!”奶奶扯着嗓子喊。本来没有那么紧张的气氛被她闹腾得十分不安。一向镇静的爷爷慌了,沃尔卡父母的脸上更是布满阴云。全家人来到大门口等待,门外传来沃尔卡脚步声。

沃尔卡谁也不理,从长辈们的中间穿过,径直走进自己房间,用力关上房门。门外死一般的寂静,只有门“吱呀”响了几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沃尔卡突然开门喊道:“你们都进来!”

“怎么回事?出了什么事?”奶奶第一个进去。

沃尔卡手脚伸开,懒散地躺在椅子上。

“都到齐了吗?”他生气地问。

“都到了!”奶奶回答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叫到这里吗?”沃尔卡站起来,双手背后,踱着步。“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一个星期得了三次2分!你们自己看。”沃尔卡把成绩单扔在他们眼前。

“你们应该感到很羞愧!是谁做的数学作业?!”

父亲低下了头。

“这是这个月第二次得2分。你可是数学专业毕业的!我必须采取措施,在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以前,不许再去钓鱼,听明白了吗?”爸爸涨红了脸,当众保证一定改正。

“谁做的化学作业?”

母亲从桌子旁边站出来。她的眉毛上下动着,额头上时而出现在一道道皱纹。

“也是2分!就这成绩,明年我肯定要留级了。你想看到我留级吗?”

“你说什么呢,沃尔卡!我不是没有时间吗?”

“但你有时间追剧。这样吧,你不要看电视了,把电视搬到我的房间,直到提高成绩。”

爷爷也没能幸免,他负责地理作业,却把北极和南极搞混了。沃尔卡没收了他的手机。

终于说到作文了。

“奶奶是你们学习的榜样!”沃尔卡突然笑了,“她竭尽所能,作文得了5分,我要表扬奶奶。”

奶奶手里紧紧握着装着硝酸甘油的小药瓶,心想:还好没有用上它。